



台灣的歷史における島嶼貿易：ドキュメンタリー「Ta'u存在」に見る
海の面影
Leapfrogging Trade in Taiwanese History: the Marine Images in the
Documentary Ta'u
文・圖 | 林名遠 (國立政治大學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行政秘書)

台灣歷史上的跳島貿易： 「Ta'u存在」紀錄片中的海洋身影

學術研究 |

紀錄片〈Tamairua ka Maka Vaung Tamairua 海上來的人〉是〈Ta'u存在〉原本的影片名稱，特地請台南新化西拉雅族口埤部落的李淑芬族語老師起了族語的片名，從視角上有自本土望向島外的「來者」之意，由陸地往海上觀望也象徵了西部原住民族的視角，盼以族人的視野向外凝視過去發生的歷史，成為這部紀錄片的核心思考與價值。

在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仍未踏入台灣島以前，海洋並非是島與島之間無形的屏障，反而是台灣原住民族與東南亞族群進行「跳島貿易」的路線。紀錄片拍攝前製時期，拍攝團隊前往中央研究院拜訪台灣考古學家劉益昌教授與歷史學家翁佳音教授，同時更聘請了歷史學者康培德老師擔任影片的顧問，目的是為了將龐大的「外來者」觀點所累積的史料重新建構出一個屬於本土的史觀。

從考古證據建構歷史影像

影像記錄仰賴視覺元素建構出事件的真實性，然而進行這部紀錄片拍攝最大的困境也是缺乏圖鑑元素。1826年法國的尼埃普斯（Nicephore Niepce，1765-1833年）發明了銀板照相術，在此之前，人們流動的世界之窗仰賴著「文藝復興」的潮流，邁向「大航海時代」，文化的交互衝擊只是變得更劇烈，但這些衝擊並非早已不是首次與異文化相遇。

據劉益昌教授所述，台灣沿海一帶的考古出土器物跡證顯示，已有中國宋、元時期的瓷器（960-1368年），顯示著海洋上的貿易乘著季風趨勢與台灣島上原住民族已有交流的情形；文物的流動更可以從《維梅爾的帽子：從一幅畫看十七世紀全球貿易》一書看見端倪，西洋繪畫承載了來自不同區域、不同文化的物件與元素，成為製作這部紀錄片視覺設計的啟蒙，讓我重新去思考如何帶領觀看者進入影片的開端。



「Ta'u存在」的導演及攝影師劇照。



拍攝團隊拜訪西拉雅族吉貝要部落。

以考古證據來思考台灣歷史

然而「大航海時代」的視角本身就缺乏了本土意識，反而成為以「侵略者」的角度來看所有外來者未知的腹地，因此我又回到了以「考古證據」思考台灣歷史的開端，影像思考的脈絡從1624年往前推向1622年，當時荷蘭人所記載的「拉美島一金獅子號事件」，是歷史上最慘烈的原住民族抗暴事件，起因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因進入澎湖未果，輾轉途中經過現今位於屏東外海的小琉球島，因船員取水的動作侵犯了原住民族領域，船員因而全數被遭到殲滅，造成1633-1645年間荷蘭人動用台灣島上的原住民對其進行報復性戰爭，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更以殲滅小琉球全島原住民族為目的，意圖讓小琉球社從此消失在世界上。

從遺跡看到先人的生活

影片的開端便是從劉益昌教授與康培德

在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仍未踏入台灣島以前，海洋並非是島與島之間無形的屏障，反而是台灣原住民族與東南亞族群進行「跳島貿易」的路線。



教授的田野調查進入眼簾，琉球嶼上現今居住的漢民因農事耕作翻土，進而將地層堆積的陶瓷碎片翻出，顯現於地表上，我們很幸運的在「番仔厝聚落」的地表採集到荷蘭時代的龍紋罐，並在觀光景點「烏鬼洞」內的地表上發現許多原地層堆積的粗陶，證明了這些屬於小琉球社人的生活遺跡，也從陶片與瓷片之間看見「東洋針路航線」與小琉球間若有似無貿易的關係。

筆者在2011年隨著NGO團體進入琉球嶼進行生態議題的拍攝，拜訪了花瓶石周遭的漁民，猶記當時拜訪的漁船船長訴說著其前往菲律賓海域時遭遇船上喋血事件、海盜侵略及勒索事件，在在顯示著這片海洋充斥著許多未知的變數，當今是如此，猜想過去的海面上並不寂寥。夜裡的琉球嶼還可以窺探



台灣島上連成一線的燈火，也表示著過去小琉球社人知道對面的台灣島上也有人居住著，或許他們也會乘著季風往台灣的倒風內海，也就是現今的台南安平港。

原住民族自主的時代

台灣西部平原上的原住民族對於沿海頻繁的貿易活動長久以來並不陌生，早在荷蘭人仍未進入倒風內海（今台南安平）時，此處已有日本人、漳州人等貿易據點，而17世紀盛行的貿易語言已有葡萄牙語、馬來語、閩南語…等

語言。這些貿易情勢對於臨海的西拉雅族人而言並不陌生。翁佳音教授強調，荷蘭史觀進入台灣並不是一個認識歷史的起點，端看台灣遍佈的考古跡證顯示，台灣島上的原住民族，彼此向內部形成一個以物易物的網絡，向外更有聯盟式的結盟關係，甚至有流通的語系（如二林語），按劉益昌教授所述，台灣西部的考古證據所找到的宋、元時期瓷器（960-1368年），考古依據可以再繼續向前推算，自11世紀起到14世紀間，已然是華商進入台灣西海岸活動的時期，而當時台灣可謂是「原住民族自主的時代」。

台灣不可缺席的歷史記憶

迄今，400年前的倒風內海已淤積陸化，古老的港口皆隱沒在地表下，但是現今看似距離海洋遙遠的聚落，每年的傳統祭儀仍以面海的方位祭祀海祖。本片拜訪位於台南東山區的西拉雅族吉貝要部落（Kabusua），可以看見部落周圍稻田環伺、比鄰山丘，季風吹撫下的稻浪猶如海面的浪花。吉貝要文史工作室召集人段洪坤老師說，吉貝要部落為西拉雅族蕭壠社之後裔，現今仍保有傳統



台中拍瀑拉族沙轆社祭典「牽田」。



於小琉球烏鬼洞中訪問劉益昌教授與康培德教授。

信仰與習俗，每年舉行「夜祭」及「孝海祭」，本片拍攝這兩個重要祭典，希望能呈現族人歷經400年前遭逢荷蘭的外來勢力衝擊至今，西拉雅族人仍努力持續耕耘自己的祭典，凝聚族人的認同感。如果說西拉雅族是荷蘭人進入台灣島最先遇到的原住民族，那麼拉開歷史的時間軸來看，荷蘭人離開台灣以前，最後交手的族群便是位於中部的拍瀑拉族，當時更有以拍瀑拉族為首的跨區域部落聯盟，強勢抵禦荷蘭人自陸路北入侵略，逼得荷蘭人只能由海路往南進入中部地區。這股強勢的聯盟分別由羅亞族、阿立昆族、道卡斯族、巴宰族等族群串連起來，顯示在17世紀以前，跨部落聯盟自有其維繫交流貿易的系統，這些都是屬於台灣島上不可缺席的歷史記憶。

用自己的身體書寫自己的歷史

自17世紀以來，西部原住民族文化一直是首當其衝得面臨中國沿海、「東亞針路航線」所帶來文化衝擊，直至今日，這些族群先人見識過的一次又一次自海上來的人，即使因衝突、抗暴事件而逐漸往內陸遷移，形

成現在所見的樣貌，族群的表徵即使淡化，但是認同依舊。無論是本片紀錄的西拉雅族吉貝要部落、口埤部落，或是身處都市叢林的拍瀑拉族沙轆社，他們至今仍在與不友善的環境對抗著，他們的歷史不被文字束縛，他們用自己的身體在書寫自己的歷史。

台灣島上不只有當今的16族法定的原住民族，在平埔族群族未被納入法定原住民族以前，屬於台灣的歷史將不會完整。盼政府正視這些因「非法」而「無法」保障權力的平埔族人，他們應該獲得應有的尊嚴。◆

自17世紀以來，西部原住民族文化一直是首當其衝得面臨中國沿海、「東亞針路航線」所帶來文化衝擊，直至今日，這些族群先人見識過的一次又一次自海上來的人，即使因衝突、抗暴事件而逐漸往內陸遷移，形成現在所見的樣貌，族群的表徵即使淡化，但是認同依舊。



西拉雅族青年會族人帶領訪客進行部落文化導覽。



林名遠

嘉義市人，1986年生。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碩士。曾任屏東縣牡丹鄉新保將部落文化促進協會專案助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台灣音樂年鑑編輯計畫助理。近年參與原住民族相關議題之紀錄片工作，希望透過紀錄片製作的田野經驗，持續以實踐者的精神投入更多面向的相關領域。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行政秘書、紀錄片工作者。